

## 第一章

# 女 人

女人，不能没有，但又不能与她相处。

女人，不能与她相处。

女人，不能与她相处，但又对她无可奈何。

**在** 当今时代，爷们儿变得和娘们儿一样胆小。在十五  
年之前，这个笑话还可以让人捧腹大笑，可现在没有人笑得  
出来。说笑话的人环顾四周，却看不到附和的听众，他也就  
只能自我解嘲地说：“不，不不，这不是我对女人的看法。我  
喜欢她们，真的愿意和她们呆在一起，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吧。”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男性沙文主义的猪仍旧没有  
彻底灭种。面对越来越高涨的舆论压力和女权主义思想的  
不断发展，面对可能要犯错误的麻烦，这头猪马上就变成一  
个男性沙文主义的变色龙。与早期的沙文主义信仰者一样，

这条变色龙仍然坚信女人比男人要低一等，而且他也要利用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更理所当然。在鸡尾酒会上，他尽可能回避和女性谈论男女平等问题，而是故意高谈阔论，激动得把酒都弄撒了。他也会用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友好地告诉前来应聘工作的女性，说她无法胜任公司挑战性这么高的工作。其实，他心理所想的是像他这种男人需要的秘书应该比这位应聘者要漂亮一些，但要少一点野心的女孩。他隐瞒自己的私心，又要大言不惭地说：“我很愿意听人谈话。”而且故意绝口不提女人、毒品或是摇滚乐。

老实说，绝大部分的男人都是这种类型的，他们总是认为女人无论是在体力上或是智力上都不如自己，没有什么逻辑观念，非常情绪化，难以琢磨。在所有的男人身上，这种对女性的看法可能并没有被意识到，甚至在他们极力摆脱歧视女人的思想及行为时也是如此。尤其当你赞成女权主义时，你就可以发现有一条沙文主义的变色龙在那里虎视眈眈。

很久以来，男人已经有意避开女人这个话题。当他发现自己的想法以及说法忽然变得不合时尚时，他只有闭口沉默，因为这是最便捷的解决方法。女人毕竟一直是他们的“猎物”，当面侮辱她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每当我找到一些机会与男人放开心胸畅言女人时，他们绝对是小心翼翼，不会脱口说出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他们发现，要长久沉默，不发表意见也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们内心的愤怒和表里不一便可想而知了。其实，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人们可以发现，在

他们的谈话中，在他们愤怒的情绪里实际上夹杂着对女人的依赖及单纯的爱慕。

男人虽然对女人有某种程度的不满，但并没有特定的对象。他们的愤怒多半是由于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之后，女人原来所扮演的传统角色大幅改变而造成的。这种变化似乎是受到什么在联合国获有某种席位的人或是某个常设组织所控制。男人需要的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一位可以真正全力痛击的敌人。如果老是抱怨女人太过于独立的话，那就会被认为是发牢骚。而且，我们知道，虽然许多年来他们好像已不再谈论女人这个话题，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脑子一直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周围的环境改变了。

我想至少可以把男人表达愤怒的方式分为三种显而易见的情况。最严重的一种是报复那些已经自己砸碎了枷锁的妇女。他们想找出妇女解放运动的罪魁祸首，而且把她们都统统关起来，然后，他们就会感到又回到了以前。其实，男人会发现这种做法反而使女人更加团结了，她们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罗马奴隶一样齐声高喊：“不！我是斯巴达克斯。”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感到他们的力量在快速腐化，可以感到自己的痛苦。他们用“被阉割”这个表达方式去形容自己的感觉。例如，一位现年三十二岁的建筑工人就这样说：“我痛恨女人出来工作，因为只要有一个女人领到薪水，就代表有一个男人失业。”

然后，他用了五秒钟想了想他的太太。他太太的所得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半，在和他结婚之前，她是个单身母亲。而

在多年的漫不经心和不负责任之后，他最近才开始把他孩子的教育费付给前妻。他又说道：“但是，我认为在离婚以后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得花钱，所以，对这种女性而言，出去工作也是必要的。”

现在，有许多美国男人对自己身上背着传统包袱感到不满，可却不知何去何从。他们抱怨男人的角色改变了，抱怨以往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他们大呼：“女人不知道自己要知道的是什么！”他们发现自己在许多有意义的话题中已经插不上嘴，因为他们无法舍弃数千年来一直背在自己身上的大包袱。一位现年四十岁的大学教授说：“我发现，女人的要求过高。这是最令人承受不了的。女人期望男人能够摇身一变，立即适合于她们的新思想。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改变，也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

有些男性过去同情女性为追求平等的奋斗，可他们现在已大大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许多男人甚至嫉妒女人天生的敏感和在团体中的凝聚力，他们只有默默地忍受这个“敌人”。不管多么努力地去争取上游，他们却始终无法摆脱女权主义的压力。一个年轻的兽医和我讲到他所感受到的这种压力：“几年前，我想到华盛顿去参加支持堕胎的示威活动，因此，我参加了筹备委员会。当我踏进坐满了女性的会议室时，我很明显地可以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尽管我赞成女人可以控制自己生育的权利，但是当时那种环境真的令人感到极为不好。要知道，我是来帮助她们的。”

当女人们不断吸收和染上了许多男人的缺点，而没有像她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去将世界变得更好的时候，那些

原来对女权运动持同情观点的男人感到失望。一位年近五十的建筑师语重心长地说：“女权运动并没有把眼光放在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上，而仅仅是肤浅地把重点放在了剥夺男人的权利上。她们追求的是那种所谓男人世界中的权利和地位。从她们简单的逻辑观来看，她们认为男人永远是雄赳赳气昂昂的，男人代表一切，可她们就是没有看到男人在为追求名利及权力时都变成了中性人。如果女人挤破了脑袋只是为了想进入美国男人世界的核心，那么她们其余的可爱之处也会随之消失的。如果把女人变成了太监，倒是可以和已经成了太监的男人平起平坐了。”

男人害怕女人。尽管男人摆出掌权者的架子，他们还承认自己对女人不甚了解，可他们却认为女人比较了解男人。由于存在这种潜意识，所以男人完全靠女人来给他们下定义。如果没有观众和掌声，身为一种高级动物，你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同工同酬，那么男人要怎样做才能成为保护者和养家糊口的人呢？女人越能够自给自足，男人就越是担心和惧怕。就像孩子在黑暗里害怕怪物、女人害怕有一天男人可以生育一样，男人害怕退化。一位四十一岁的长途卡车司机说：“就和老话说的一样，神给了我们两个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男人通常总是让女人尽情讲话。如果给了她们百分之十合适的机会，她们就百分之百地和男人一样，满口粗话！男女并没有什么差异，只是我们很少给她们以机会来说脏话罢了。万一她们真的满口脏话，我们也会给她们找借口，说什么女人也是常人，就和我们男人说笑一样而已。男人总是喜欢自我解

脱。我们会说：我们从她们身上得到的东西要超过她们从我们身上得到的。”

男人欣赏女人。他们喜欢女人仰望他们的神情，喜欢女人抚摸他们时候的感受，喜欢女人的气味（不管是自然的体香还是化妆品散发出的香气），还有她们的声音。男人从女人身上得到的感官上的愉快不同于纯粹的肉感，男人就是欣赏她们的特殊和女人味儿。

有时候，男人虽然表面上非常瞧不起女人感情脆弱，其实暗地里却十分羡慕她们，因为他们知道难以轻弹的眼泪会慢慢导致溃疡病或心脏脱落。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不合乎逻辑、毫无连贯性的女人闲聊现在却能够给男人们某种一清二楚、一加一等于二式的透彻感觉。一位现年三十八岁、刚刚离婚、有两个孩子的工程承包商说：“在日常生活中，今天的女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体力充沛，然而她们比男人更经得起情感的打击。尽管她们在处理理论问题方面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但是她们看起来比较会处理感情上的问题。”

女人所感到可怕的男性社会氛围对男人同样是残酷的，因为一个男人会用“人吃人”的语气来与另一个男人讲话。然而，对男人来说，与女性相处，并且从她们的身上得到抚慰并不是克服孤独感的好方法。一位现年四十六岁、尚未结婚、专以销售珍贵书籍和体育要闻为业的经销商，现在已经决心不再追逐女人。他说：“她们比什么都更让你动心，她们有着一种你非常需要的爱，但你永远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她们。你最好离她们远一点，因为你一定会被她们所伤害。她们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伤害你的人。”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一岁以上的美国男人：“女人是什么？”百分之九十的回答是：“女人是你不想要但又不得不一起生活的动物。”

我从来没见过比我更聪明的女人。你觉得这很糟糕吗？不过，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见过很多男人，我从他们所写的东西里看到他们比我要聪明得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我有那种感觉。我不记得和我交谈过的女人或读过任何女人所写的作品会令我惊讶或者太深奥而无法理解。男人天生就比女人更聪明。

我知道，这纯粹是男性至上主义者说出的自命不凡的话。我也知道那不是真的，可我就是这么想的。你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不清楚，任何理由都是成立的，为什么我不能这么想呢？我常常觉得女人对男人的了解要超过男人对女人的了解，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喜欢参加摩托车比赛，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因为我的身体含铁太多，身子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柔软。但是，一旦我参加比赛，我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思考为什么第二的位置永远是最好的。如果你位居第二，可以掌握身边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你位居第一，你就只能去想像身边发生了什么。

我们这个社会中，人类构造了一个男人位居第一、女人位居第二的社会结构。男人自认为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女人则真正知道的确发生了什么。

在传统观念中，男人老是被认为要担任策划的角色，而女人则只能站在后面睁大眼睛看着。她们在背后好像能够

一眼看穿我们，她们冷眼旁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欺骗和偷窃，这大概就是她们想征服的天性。她们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因为她们以前老是被我们打败。我们不太了解她们，因为我们认为她们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也没有想到了解女人的重要性。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事实上并不是男人去追逐女人，而是女人在追逐男人，女人“俘虏我们”。狩猎的一方占优势，我们常常在被猎捕的时候还毫无所知。我们不知道是否会被从后面赶上，可是我们最终还是输了这场比赛。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常常以为男人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

这些错误多半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传统要把男人塑造成天生照顾女人的角色，我们把女人捧得高高的，我们尊敬她们。如果我们老是这样做，那么一旦她们想拉屎，她们就会拉到我们身上，因为她们绝对不肯走下高高在上的圣坛。如果我们把事情反过去想，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真理。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她们和我们一样。

我喜欢女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扮自己。大部分的女人拥有不计其数的衣服、裤子和珠宝，她们像装饰圣诞树一样来打扮自己。人们觉得她们就是应该这样做，而且觉得棒极了。她们真的非常有思想：今天可以按照自己的一种想法来化妆打扮，明天又可以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另一种风格。我喜欢、羡慕女人的多样化，因为她们在向我们说明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意和戏剧性。但是对男人而言，这简直就是做梦。

而男人呢？不管你是不是能干的商人还是普通的牛仔，

反正每天不是工作服就是西装革履，这就是男人。女人就是要表现出她们性感、迷人、优雅、浪漫的一面，可以天真，可以漂亮，也可以愚蠢。她们把这一切都明白地展现给了世人。

女人常常抱怨有人不允许她们成为她们想成为的人。其实，男女之间的不同在于：男人只能做一些事情，而女人只能做另一些事情。可男人只能做这些，而女人也许能做得更多。

如果女人统治世界的话，我觉得会比现在更好。如果如此，世界也许不会那么有条理，但却会像布什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会拥有一个美好、友善的世界，因为她们都是母亲。

在她们内心深处，不管她们有没有孩子，她们是天生的母亲。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母亲天性的女人。即使是那些憎恨男人的女同性恋者也有很多母亲的特性。

如果是你的母亲在治理这个世界，那么世界会坏到何种地步？我想像不出。因为她们是你的母亲，什么事情都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女人不会发起战争。我想不出两个女人会在桌子的两端怒目而视，然后说：“不。免谈，我们动手吧！”我能想像到她们彼此都想挖出对方的眼珠，但是她们绝不会允许她们的孩子去打架，因为她们都怕自己孩子的眼珠被对方挖出来。最后，她们会找出解决的办法，也许是挖出对方的眼珠，但是，她们会将事情处理成私人的问题。

你看，女人比男人勇敢吧！一个女人会在把孩子送去参加战斗之前，自己身先士卒。而男人呢？每一代男人都定期

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加战争。女人则无论结局如何，都宁可自己去解决困境。

我喜欢女人，胜过喜欢自己的同性，因为她们的真诚都是发自内心的。而男人却几乎做不到这样。这是最令人失望的其中一点。真的很难见到男人发自内心的真诚。

我真不愿意承认女人在情绪控制能力上比男人要强。但是，有时候男人的确会吓得尿裤子。

我的岳母珍妮上个月得了中风病。过去几年里，她一直和男友哈利住在一起。这一次，哈利简直要把我和太太逼疯了，因为突然而至的疾病使他变得非常神经质，他一直不停地问：“她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一起去医院。没等到进门，我就一把抓住哈利，对他说：“哈利，别他妈的再这样，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好像真的有他妈的什么事情大难临头似的。”

当我靠近他、能够仔细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我发现他真是他妈的在害怕。他像个三岁的孩子。我同时想到了自己，我暗自告诫自己：“天啊！拜托，这千万别是我将来的样子。别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可不想变成像哈利一样手足失措。”

后来的几天，我才发现我对太太的依赖感有多大。我们和一般的夫妻不同，我的意思是说，我太太的收入是我的五倍，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她获得了许多学位，大小事情都面面俱到，是连蚂蚁都会听话的那种人。她也是个美丽、值得信赖的女人，我可以说，她可能是世上惟一值得我完全信赖的人。

我知道自己对她的依赖有多深，我也清楚在某些方面她也依赖我。但一般说来，我是个懒惰的人，有些该我做的事情都由于我的懒惰而没有做，这是男人的通病。糟糕的是，我知道她对我的毛病了如指掌。

我从哈利的眼中看见了恐惧，我想：“他妈的！万一我的太太和珍妮一样也中风了怎么办？而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也像哈利一样到那时变得手足无措，那该怎么办？”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女性朋友，她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而且已经逐渐地能够独当一面。但她的工作称不上愉快，每隔一段时间，她总会打电话来，老是感到很沮丧，常常哭诉她老板的一切行径。我实在不能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你怎么了？每次诉苦的内容都是一样，难道你不会狠狠地教训教训你那个该杀的老板？想哭，就干脆到他的办公室哭个够。天呐，你别让他牵着鼻子走，好吗？”

我认识那个家伙，他的确是一副欠揍的模样。做一个滥用权力的副总裁助理倒没有什么，但是要做个女助理可就得另当别论了。你要是向他诉苦，那么你会被他踩在脚下。“你可以用最脏的话骂他。这样肯定会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如果顺利，你就能占上风，他会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为什么女人会那样呢？为什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女人的情绪总是不如男人那么容易控制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如果你斗胆跟一个女人这么说，你就有好果子吃了。但是，的确为数不少的女人特别容易情绪失控。当然，不少的男人也是如此，可那是因为他们不是位居管理阶层的男人。那么，同样是位居管理阶层的女性为什么

也会因为失败及压力而导致情绪失控呢？那是因为：她们是女人。

男人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还不够老练和狡猾。如果他们无法胜任这个工作，完，人家就会另请高明了。

几天来，我觉得心里非常不痛快。我为女权运动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我发现她们却根本达不到我的期望。真他妈的让人感到灰心丧气。

我坚信男女平等，但是每当我尽力将思想付诸于实践的时候，我还是很难摆脱自己男性沙文主义的习性。我觉得自己仿佛正在做一件自己无法控制的工作，并且因此而备受责备。可我拼命的工作总该得到回报吧。

女人也同样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她们只是想和男人一样担起责任，所以你只要让她们有像男人的感觉，或者至少你让她们觉得你有诚意就可以了。否则，她们就只想要平等，但又拒绝承担责任。

有些女性从来就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员，有些甚至对女权运动一无所知。她们比她们的母亲幸运多了，但是她们却对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得到的成就没有做出丝毫的新贡献。她们如果能够保持自己现有的状态，我们就会感到十分庆幸了，可是，她们却把所有的罪过都归咎于男人。

现在有一些专门用来糟蹋男人的贺卡，有些内容相当幽默，可有些内容则实在太不像话。如果男人把这些话套在女人身上，那么女人们就一定会起来起诉他们，让这些做贺卡的人倒闭。

有一次，我太太对她的女性朋友随便说了一些男人的坏话。我知道如果她在脑子里稍稍加以思考，她是绝对不会脱口而出的。可她们现在就这么认为，好像男人们都认为所有女人都是妓女一样。女人做事情欠考虑，而我们只是在过去做事情欠考虑。

每回她们说起这些，我都不跟她一般见识。不过有的时候，她做得太过分，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回敬她：“你真的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愚蠢、无情、只为自己着想的家伙吗？”我不能呆坐在那里任人宰割，因为那简直就是狗屎。对我而言，那是人身攻击。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如果要找出个蠢货的话，那就是我老婆。如果我敢说所有女人都是蠢货，她就会把我宰了。

我最受不了我太太的地方就是她不能依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生活。她认为女人应该外出工作，而且有要工作的平等权，也可以做传统上只有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她也认为家务应该由夫妻共同分担。可是，事实呢？那完全是两码事。

她没有出去工作，大部分的时间呆在家里，可是家里的多半事情是由我来做的。你说，这公平吗？长期以来，她老是觉得后悔的话题是她应该出去找个工作，找一份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还能使自己更有尊严的工作。可是她又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所以她整日没有好情绪，对男人总是有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我是她发泄的对象。原来我是她的出气筒。我很清楚她的野心，所以我既不制止也不鼓励。恐惧、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占据了她的整个婚后生活，她

从她父亲或兄弟那儿受到的怒气会在今天一股脑全部发在我的身上。我好像生活在人间地狱里，我像是被阻塞的水管，急需疏通。后来，我实在受够了这种窝囊气，终于对她大吼：“喂！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没有理由要忍受你这口恶气，要喊叫，找你父亲去！不要对我鬼叫！”

微罗一直想自己独立干一番事业，可是她的小小的成就不能让她感受到个人成功的喜悦。后来，在结婚多年后，她投入了妇女解放运动，结果她不但成了女权主义者，还成了分离主义者。她已婚的身份和她分离主义的理想实在是无法调和。分离主义者不但崇尚女权主义，也崇尚个人主义。

“我要完全和你分居才能体会什么是分离主义，但是我不愿放弃我的婚姻。我不需要你，我也不想要你。但是，同时我要证实，就算我们有婚姻关系，我也可以不要你，不需要你。”

我想这是行不通的，虽然也有男人会干脆地说：“好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对我来说伤害太大，而且我无法照办，但是我也不会说：“你想怎么做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最好你先把你的角色定位清楚。我相信你一定对我有某种程度的不满，而且使你急着要摆脱我。但是我不愿意成为随你任意扔掉的垃圾。”

然而，后来我被人说服了，我承认自己就是那堆垃圾。而且我还必须承认：男人的天职之一就是要当小丑。至少我必须很合作地守在家里。我会很合作地说：“好啊，我们可以在家务劳动及支出上各自分摊一半。”我们会用实用主义来

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已经无法相亲相爱，而且绝口不提分手的问题。

女人们至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来研究男人和她们自己。她们已经公开地把自己对男女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发表出来。如果你和一群立场鲜明的女人发生争执，她们就会马上发动攻势，一致对外。

男人则不同，他们不喜欢这种讨论。例如，如果你被女人大声叱责，那么你就应该住嘴。男人能经常感到女人们联合起来的力量。

所以，男人宁可闭嘴也不愿意卷人与女人的纷争。任何加入那些话题的男人都有可能被女人同化。他们会成为赞成女权至上的男人，他们会转而同情女人，会觉得做女人真难。当然，这对男人或女人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不过，惟一能让女人和男人和平共处的方法是让女人多了解一点男人，而且不要动辄激动。我发现女人是真的会动怒的。你可不能对女人做错一件事情！我也很清楚，不小心犯错误是人之常情。但是，在今天，如果你胆敢说一些让她们觉得你有性别歧视或男性沙文主义的话，那你可就要掉脑袋了。她们不会给你改过的机会，你想说：“哦，对不起，我失礼了。让我重说一遍，好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以为说：“我想我应该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去多了解一些”就可以平息众怒吗？那我告诉你，你太天真了。就算你再低声下气，那也是铁的事实，无法更改了。那么之后呢？你会完全被拒之门外，她们会认定你就是那条沙文主义猪。

在六十年代，人们对种族歧视问题的思想意识急需提

高。记得有一次，一位和我一起共事的黑人朋友告诉我说：“我知道每个人都是种族歧视者，每个人都有种族歧视的偏见，你可千万别告诉我说你没有。‘黑人’这个字眼早已在你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了。可是，我不会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是一条白人猪。”

重要的是，当你觉得自己有种族歧视的偏见时，你尤其要深思：为什么自己是个种族歧视者。你要反省自己不对的地方，然后改过，并且告诫周围的朋友不要再这样做。我认为并不是种族歧视者排斥与自己不同种族的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彼此排斥。种族歧视者怀有仇恨和恐惧，但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

女人在看男性沙文主义时也是如此，就算是面对一个有大男子主义观念，而且宁可被杀了也要当沙文主义的猪的男人，你也可以好好和他谈谈。而且，你应该有自信，你的努力可以得到回报。可惜的是女人容易激动，这种性格倾向很容易自我毁灭，这真不是我希望见到的结果。

我们来谈谈我对女权意识觉醒的观点，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妇女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我曾经认真读过凯丽·内森的作品，我认为她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群众运动领导者。她颇具幽默感，而且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她出席过的场合比任何一位肯萨斯州的人见过的还要多。这本身就说明她的独特之处。

当时人们最不了解的是那时的妇女运动的两大派别，

① 凯丽·内森 (Carry Amelia Moore, 1846—1911)，美国女权主义温和派领袖。——译者注

其中一派是由有理智、负责、脸蛋瘦长的苏珊·安东尼<sup>①</sup>所领导的女性选举运动。她们从改变自己的内衣来表达对政治的不满。她们被人称为布鲁莫女孩。

而另一群人则是禁止派，她们比较倾向于凯丽·内森的标准。她们的基本主张是：“如果我们可以把那些浑球赶出酒厂，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薪水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去，那么，新时代就到来了。”

她们就带着尖锐的武器蜂拥至高级酒店，把那儿能够打碎的东西，如瓶子、糖果罐或者一些挂在墙上的精美艺术品全部捣毁。她们的做法把很多人都吓得灵魂出窍。一些男人因这些女人破坏性的攻击而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敢在星期日的下午外出喝酒。

这件事的结果是，如果这些女人不是去迫害那些无家可归、在酒店中消磨时光的酒鬼，而是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那么女人在四十年前就可以享有她们和今天一样的投票权了。这样的结果部分上是由于禁止派的活动造成的。

女人居然把力量集聚在没有情感的事物上面，这实在是出人预料。我们可以在妇女运动的发展史中一窥究竟。第一次的禁止派运动热热闹闹地落幕了，而它的又一次兴起则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时候，由于一部分人为了

苏珊·安东尼 (Susan Brownell Anthony, 1820—1906)，美国女权及妇女选举运动领袖。译者注

布鲁莫女孩：由美国社会改良家布鲁莫 (Mrs. Amelia Jenks Bloomer, 1818—1894) 倡导的“合理的妇女服装”思想。这种服装的特点是短小外套、比膝盖稍长的裙子、与灯笼裤搭配。当时穿这种服装的人被称为布鲁莫女孩。译者注